

民间“国”字号评选中的民俗文化价值

——以牡丹民俗文化为例

王崇印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浙江温州 325035)

摘要: 民间“国”字号评选是国家形象和民族精神的象征, 在民间“国”字号评选过程中, 应该充分尊重民俗文化和重视民俗文化的力量, 把民俗文化中所包含的情感和心理充分释放出来。民俗文化无论是从大传统和小传统的角度, 还是从民俗控制的角度来分析, 都是民间“国”字号评选中不容忽视的视角。

关键词: 民俗文化; 民间评选; 牡丹

中图分类号: K8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09X(2008)02-0024-06

“国”字号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诸如国旗、国歌和国徽等法律强制的“国”字号, 第二类就是国花、国鸟和国球之类的民间“国”字号。法律“国”字号是国家意志和主权的象征, 评选和认定依靠的是法律的力量。“国花与国旗、国徽、国歌等法律强制形式不同, 它主要属于一种共享的民俗文化资源信息, 首先应予考虑的是历史文化传统和民俗心理基础。”^[1]“大多数国家的国花是由约定俗成或者是由传说和民间故事演变所定的……由民俗、传说和宗教等演变的。”^[2]纵观世界各地的国花, 情况基本如此。民间“国”字号评选是国家形象和民族精神的象征, 理应依靠民间的力量, 不应忽视历史文化和民俗心理。纵观近几年民间“国”字号的评选热潮, 对依靠民间力量的认识还有些许不足。所以, 本文意欲以牡丹评选国花为例, 对民俗文化在民间“国”字号评选中的价值加以探讨, 以期引起更多专家学者的重视。

一、牡丹民俗文化

中国国花认定, 由来已久。新中国成立后, 周总理在参观洛阳牡丹园时曾说, 牡丹是我国的国花。上世纪 80 年代初, 一些著名的植物学家大力倡议在全国开展国花问题的讨论。在中国植物学会成立 50 周年代表大会上, 全体代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 希望能及早正式确定我国国花。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 中国花协宣布在全国开展评选国花活动。近两年的两会上, 我国一些著名花卉专家都曾向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提交确定国花的提案, 并得到明确的答复, 要在 2008 年前确定国花。随着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和 2010 年上海世博会的临近, 确定我国国花, 已刻不容缓。所谓国花, 《现代汉语词典》释为“有些国家把国内大家爱赏的花作为本国的象征, 这种花叫做国花”; 《辞海》释为“以自己国内特别著名的花作为自己国家的象征, 这种花被称为国

收稿日期: 2007-08-18

作者简介: 王崇印(1980-), 男, 山东成武人,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区域民俗研究

花”。可见，国花是国家形象和民族精神的象征，是一个国家俗民公认的传统爱好表征。在评选国花过程中，就应该切实体现尽可能多的国民意趣，不宜用行政命令或者由一些专家制定若干标准来评审。正如陈俊愉所言，“国花是代表国家的群众性表征，它是民间推选出的国家象征”^[3]，国花体现着民族感情和民间意志。

牡丹，是中国传统特产名花，素有国色天香之称，自古就有品行刚毅、富贵吉祥、政通人和的寓意，历来是繁荣昌盛、兴旺发达的象征。牡丹自从与人类结缘后，就备受俗民的喜爱与崇拜。由其雍容华贵、端庄富丽而引发俗民诸多联想，派生出与之相关联的一系列文化象征意义，就恰如其分地成为了俗民表达情感的载体。一般而言，民俗文化，是俗民愿望和俗民意识的反映。牡丹民俗文化以它的通俗性、独特性、甚至是敢于触犯主流社会的规范与禁忌而为广大俗民所喜闻乐见。俗民对国家繁荣昌盛，对生活幸福、安宁、富裕的向往和期盼，无不凝聚在牡丹民俗文化的各个方面。

（一）牡丹吉庆文化

牡丹是中华民族的富贵吉祥象征，由牡丹组成的各种花纹图案，被俗民们应用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生活用品、衣物服饰、窗花剪纸等。在鲁西南和豫东北一带，牡丹剪纸被广泛用于婚房和迎新年的习俗，在为新人准备被褥时必定有一床牡丹龙凤图案的大红被子。色彩鲜艳的牡丹花，张贴在门窗上、绣在新人的被面上，深深表达了俗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和向往。吉祥符是俗民表达情感的一个有力的载体，历代俗民的趋吉避凶的思想意识和行为禁忌在各种各样的吉祥符中得到了最真实的体现。《中国吉祥符》一书，共收录 286 幅吉祥符图，其中由牡丹构成的吉祥符占了 20 幅^[4]。例如，“凤戏牡丹”图，由牡丹与凤凰组合而成，牡丹为“百花之王”，凤为“百鸟之王”，寓意天下太平，繁荣昌盛。“富贵长寿”图，由牡丹、蝴蝶与猫组合而成，猫与耄谐音，蝶与耄谐音，寓长寿，牡丹正午盛开，寓旺盛，该吉祥符图寓意富贵长寿。“白头富贵”图，由牡丹与一对白头翁组成，寓意夫妻白头偕老，富贵长命。

（二）牡丹人格化文化

牡丹自隋唐引种兴盛以来，不但在历代文人墨客、社会名流、皇帝贵族的心目中有很高地位，而且中国历代俗民，也用朴实生动的民俗符号把对牡丹的喜爱之情，把牡丹的高雅、脱俗的气质和牡丹文化中的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创造性地融入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并世代保存、传承和享用。李惠芳教授曾说：“（民间文学作品）是广大民众生活的组成部分，是他们认识社会、寄托愿望、表达情感的重要方式之一。”^[5]¹³ 俗民心目中的牡丹形象，成了精神的象征，成了俗民表达情感和发抒欲望的载体。

“牡丹充军”是武则天和牡丹的故事。传说武则天乘酒兴醉笔写下诏书：“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百花慑于此命，惟有牡丹不肯屈与权势，拒不从命。武则天遂将牡丹贬至洛阳。刚强不屈的牡丹谪居洛阳就昂首怒放，武后便下令火烧牡丹。牡丹枝干虽被烧焦，但到第二年春，反而开得更盛。这则传说把中华民族铮铮铁骨和浩然正气的风格借助牡丹在俗民中广为流传，从而也赋予了牡丹不畏淫威、不惧权贵和坚贞不屈的风格。

“二乔”，为牡丹中传统品种。之所以称为“二乔”，是因为《三国演义》中的孙策之妻和周瑜之妻“二乔”同胞姐妹，都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自古用花喻人的例子比比皆是，但是用人喻花的就不多见了。“一仗青”也是牡丹名字。用中国传统美女暗喻牡丹的天姿，俗民们对牡丹的最真实的感情可见一斑。其实，中国传奇中、历史上和神话中的英雄美女或者善良化

身人物,如王昭君、杨贵妃、洛神等,几乎都被应用于牡丹花名。从“西施”、“昭君出塞”到“嫦娥奔月”、“观音面”,每一个牡丹名字背后,几乎都有一段美丽的传说。这些传说,正是俗民们按照自己的心愿,凭借自己“内在固有的尺度”来塑造的牡丹形象。牡丹的高雅、脱俗气质与俗民所喜爱的传统话本或者民间名人有机地结合起来,被俗民世代保存、传承和享用。透过这些传说,我们可以很好地把握俗民的情感需要。在国花的推选过程中,我们必须加以借鉴,因为这些流传在俗民口头上的民间作品才是“考察民情、民意、民事、民风的最直接的窗口”^{[5]21}。

我国牡丹花品极多,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牡丹的每一种单品,俗民都为它赋予了一个奇特、吉祥、有象征意义的名字。诸如梅花、荷花等花卉俗民也都为它们赋予了寓意深远的名字,可是像这样为每一个单品命名的事象还没有发生在其他花卉上,这几乎就是花卉学上的一个奇迹。可见,俗民们对牡丹的喜爱和赞誉,已经不单单满足于表象,而是在审美观照中,将牡丹进行了人格化的升华。俗民们在对民俗文化的创造和传承过程中,无处不在为自己的精神寄托和心理期待找一个合适的民俗载体。从为牡丹的命名中我们便可以感受到俗民与牡丹之间的关系是如此亲近,几乎每一个花名,都洋溢着人间的烟火气息,都有着一段传说或典故,从这些传说或者典故中,俗民的社会心态、文化积淀和民俗文化底蕴都得到了很好的折射。

(三) 牡丹信仰文化

关于牡丹的信仰,其一体现在牡丹出售时。广州是著名的花城,买花看花是其传统习俗,尤其是每逢春节。在那里,反季节的牡丹花则被奉为上品,所以牡丹的主要出路就是运往广州销售,民间俗称“下广”。清光绪十年的《菏泽县志》上记载:“牡丹芍药各百余种,土人植之,动辄千百亩,利厚于五谷,每当仲春花发,出城迤东,连阡楼陌,艳若蒸霞,土人捆载之,南赴闽粤,并走京师。至则后值以归,故每岁辄一往。”

牡丹性寒喜燥畏热,开花期短,再加上原来交通极为不便,“下广”的命运很难预料。于是,花农“出发之前,所有外出卖花的人及其家属,都要参加祭花神的仪式,设供品于园中最老的牡丹棵前,挂红绸于牡丹枝上,长时间地跪拜祈祷,祈求花仙保佑‘花开适时,人财两旺’。正式启动时,按当地嫁女‘西进东出’的习俗,花车必须从街东口出村”^[6]。花农们如果一帆风顺,带的花儿全部出售,回家之后当天,全家人再次“请”出花神进行祭拜,并燃放鞭炮,答谢花神的保佑。个别花农还要请戏班子唱几天大戏以示还愿。

关于牡丹的信仰,其二体现在“牡丹生日”上。传说,牡丹花的生日是农历的八月十五,即中秋节。清代福申所辑的《俚俗集》记载:“《花谱》:‘牡丹,中秋生日,移栽必旺。’”^[7]古时候,每逢中秋节,洛阳百姓都要上供烧香、搭台唱戏、供奉花神,还要吃牡丹糕,喝牡丹汤,用清水为牡丹植株洗浴。古曹州花农们,每到中秋节,全家也都聚集在花田里或者是牡丹园里,摆上月饼、美酒和水果等祭品,一边赏月一边祭祀牡丹花神。

祭拜花神,讨好花神,为花神过生日,这些带有典型功利性的民俗文化事象,体现了俗民的求福祛灾、趋吉避凶的心理,很明显,这带有民俗的特有内涵。

笔者从三个不同的角度阐述了俗民在牡丹文化方面创造、传承和享用的民俗文化。这些表现在行为上、口头上和心理上的民俗文化,真实地反映了俗民的思想感情和心理积淀,具有典型的文化象征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或明或暗地表达了俗民群体以及民族的理想、向往和追求,进而制约着某些民族问题的抉择。

牡丹民俗文化的内容具有传统性和典型性的特色,内涵深刻。这些民俗文化,既在直观系统

的层面上被俗民认可，也在情感和意识等层面为俗民所认可和接受。包括行为系统、言语系统和信仰系统等在内的民俗符号及其所指，即民俗符号中所蕴含的民俗情感和意义对现时社会必然发生直接的影响。正如乌丙安先生所言：“在民俗符号世界里，没有无缘无故无目的的指符，那些隐藏在指符里的缘故和目的，就是人们希望在民俗文化中寻求的解答。”^{[8]267}

二、民俗文化：民间“国”字号评选不容忽视的视角

民俗文化就是由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俗民们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是俗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是俗民情感的外在表现，也是俗民情感的一个恰当的载体。它表达着俗民的精神寄托和心理期待，承载着民族文化血脉和文化理想。

（一）从大传统和小传统的角度来看

美国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Robert-Redfield）在对乡村地区研究时，提出了大传统（Great Tradition）与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的二元分析框架，用以说明在复杂社会中存在的两个不同层次的文化传统。人类学家王铭铭认为，所谓“大传统”指的是以都市为中心，以士绅阶层为发明者和支撑力量的文化；而“小传统”则指的是乡民社会中一般民众尤其是农民的文化。人类学家李亦园将大传统、小传统理论进一步发挥，与中国的雅文化、俗文化相对应，以此来分析我们中国文化^[9]。在我国传统社会，大传统文化或者说雅文化往往是指国家的正式法律、规范等官方意识形态，体现国家的权威与正统意识，而小传统文化或者说民俗文化则是由民间的传统价值、规范以及习俗构成，反映的是社会下层的民间意识。或者说，大传统文化代表着国家的利益和要求，小传统文化则反映了广大俗民的诉求、愿望和感受。民俗文化是民间的文化，在中国文化中有着浓厚的历史沉淀，自古便形成一套完整的文化体系，它与雅文化相对应，并广泛和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历代的雅文化或者说是精英文化。

民俗文化在传统理论框架下被认为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粗俗文化，在精英文化面前软弱无力。这种理论完全忽视了民俗文化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其实民俗文化和精英文化在社会发展中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大传统在古代可以表达为“礼”，小传统在古代可表白为“俗”，俗先于礼，礼本于俗，这才有礼从俗、礼失求诸野之说。俗一旦形成为礼，升华为上层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就具有规范、教化和整合俗文化的功能。

在传统的习俗社会中，民间的口头约定和习惯法（Customary Lay）是国家制定重大法律的重要来源和基础，国家政策制定要充分考虑民风民俗。一般的乡规民约对俗民起着重要的控制和约束作用，而作为一个国家的民心 and 民情标志的民俗文化对该国的政治法令的建立，更是至关重要。自汉代以来，中国的统治者都专设掌管风俗的官吏，用以随时掌握各地的民风民情，及时调整国家政策。

在文学方面，民俗文化也为文人提供了许多美的素材和原型。《诗经》的大部分诗歌就是当时的民谣，《聊斋志异》中的故事几乎都来自民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成书也是建立在话本小说基础上的。所以，国家政策和意识形态作为大传统，是通过民俗文化的广泛吸收、借鉴发展建立起来。民俗文化是维系、推动大传统的本质力量，是精英文化的基础和积淀。我们应该正视传统民俗文化的价值，自觉地尊重民俗文化，不断将其发扬光大。因此，民俗文化对中华民族的民间“国”字号评选所起的作用应该是根本性的，民间“国”字号评选必须借助本民族民俗文化共识的力量。

(二) 从民俗控制的角度来看

在研究民俗违规时,乌丙安先生借用社会学的社会控制(Social Control)理论,在民俗学领域率先提出了“民俗控制”理论,并且加以倡导。乌丙安先生从俗民个体或者群体违反民俗出发,把民俗控制在习俗环境中分了两大类:一类是由俗民群体依据习俗规范的约束,有具体意向地要求成员无条件遵守;另一类是由某些民俗事象在习俗化过程中对俗民个体施加影响,使俗民在实践中想当然地恪守其约束^{[8][138]}。我国一年轻学者敏锐地看到,乌丙安先生的民俗控制理论很难对民俗与俗民的双向互动违规进行解释,于是提出民俗偏离概念,“民俗偏离是从人与民俗之间的双向互动与偏离这一角度提出的”,“它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人的思想和行为违反了民俗,二是民俗严重地阻碍了人的个性自由和人格的正常发展”^[10]。民俗偏离的这两个方面,简要地说就是俗民偏离民俗和民俗偏离俗民。民俗偏离的提出,丰富了民俗控制理论,为研究民俗控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可是,仍有一些民俗违规很难用民俗偏离的上述方面来解释。民俗违规是一个复杂的事象,民俗学界现在还很难给民俗违规下一个准确的定义,笔者认为,国家重大事宜的确定,如果不充分尊重民风民俗,不重视民俗文化的力量,也属于民俗违规的一种类型,即把国家当作一个“俗民个体”。

尽管民俗控制属于文化控制手段,是一种软控制^[11],如果国家偏离民俗,国家仍然有可能遭到民俗的抵制,从而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例如,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提倡公元纪年,定公历1月1日为元旦,并加以大力倡导,可时至今日,公历元旦仍只不过是历法上的节日,俗民们依然在过轰轰烈烈的传统年。由此看来,民俗文化一经形成,就具有极强的稳定性,国家行为很难干预民间习惯。所以,笔者尝试着把民俗偏离的两层意思扩大,一是俗民或者国家违反了民俗,二是民俗严重影响和阻碍了人或者国家的全面发展,本文只用到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另文探讨。

民俗文化的力量,中国历代王侯将相都非常重视。《礼记》中有“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12]的记载,《风俗通义》中有“为政之要,辨风正俗最其上也”^[13]的记载。历代统治者之所以采风问俗,无非是为了巩固统治。统治者不仅仅要规范民风民俗,而且要始终保持国家政令与民风民俗的和谐统一。这给我们很大的启示,统治者虽然高高在上,可是仍然不敢偏离民俗。中国历代王朝,都在有意识地与民俗文化保持着一致,不敢贸然偏离民俗文化。尽管,民俗控制作为一种软控制,主要靠的是民间的力量。

民俗文化不是硬性的法律,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它在实施民俗控制时依靠的是无形的力量。但是,传统的力量是可怕的^[14],大传统在向小传统辐射时,如若依靠政治力量,而不充分尊重民俗文化,则在很大程度上会造成社会的无序和混乱。国家制定各项规章制度,包括国花、国树和国鸟等民间“国”字号的确定,如果充分考虑到了民俗文化基因,往往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我们在评选民间“国”字号时,绝不能忽视民俗文化的控制力和影响力。这种控制力和影响力在俗民的心理上形成的强大制约力,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大传统的走向。

三、结 语

从上文牡丹民俗文化的描述和民俗文化功能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民族民俗系统中的民俗文化对该民族的民间“国”字号评选所起的作用应该是根本性的,而民间吉庆文化、民间传说和民间信仰在民俗学中起着重要的文化标识作用。所以,民间“国”字号的评选必须借助本民族的

民俗文化共识的力量, 要想使民间“国”字号的评选和俗民认可高度和谐统一, 必须重视民俗文化的力量和价值。

参考文献

- [1] 程杰. 牡丹、梅花与唐、宋两个时代——关于国花问题的借鉴与思考[J]. 阴山学刊, 2003, (2): 59-67.
- [2] 龙雅宜, 董保华. 家庭养花与花文化[M]. 北京: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1997: 7.
- [3] 陈俊愉. 关于尽早确定梅花、牡丹为我国国花的倡议书[J]. 中国园林, 2006, (3): 77-78.
- [4] 陈辉, 黄战生. 中国吉祥符[M]. 海口: 海南出版社, 1992: 283.
- [5] 李惠芳. 中国民间文学[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6.
- [6] 山曼. 流动的传统: 一条大河的文化印迹[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15.
- [7] 陈百盛, 乔方辉. 牡丹之乡采风笔记[J]. 民俗研究, 2001, (3): 72-76.
- [8] 乌丙安. 民俗学原理[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
- [9] 王铭铭. 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157.
- [10] 刘同彪. 论明中后期温州地区的民俗偏离现象[J]. 温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7, 20(1): 36-41.
- [11] 郑杭生. 社会学概论新修[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403.
- [12] 陈澧. 礼记集说[M]. 上海: 世界书局, 1936: 69.
- [13] 应劭. 风俗通义[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0: 2.
- [14] 仲富兰. 中国民俗学文化学导论[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 16.

Folklore Values in the Nongovernmental Selection of

“National” Image

—— Taking Peony Folklore Image as Example

WANG Chongyin

(School of Humanities,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China 325035)

Abstract: It is an accepted fact that folk “National” image is a symbol of the national image and spirit. The power of folklore culture shall be respected and valued in the process of selecting nongovernmental “National” image. The passion and mentality included in the folklore culture shall be fully represented. Folklore culture is a subject that can not be ignored from perspective of both the Great Tradition and the Little Tradition or from perspective of Folklore Control.

Key Words: Folklore culture; Nongovernmental selection; Peony

(编辑: 李颖)